

<<方邪真之破阵>>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方邪真之破阵>>

13位ISBN编号：9787802287624

10位ISBN编号：7802287626

出版时间：2008-09

出版时间：新世界出版社

作者：温瑞安

页数：27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方邪真之破阵>>

### 前言

人总有喜怒哀乐。

精彩的人生总有些爱恨情仇。

人的一生还不能没有梦。

没有梦想的人生是关在屋内的人，不开窗，没有门。

年少的时候，武侠就是我的梦。

阅读武侠，就是一个入梦的程式；创作武侠，就是一个造梦的启航。

难得有这么多朋友、读者与我一同入梦，在同一个文化传统里，创造另类的天空，让心灵自由飞翔，寻觅我们对侠客和英雄的寄望，在义所当为有所不为的抉择里快意恩仇，在生要尽欢死亦无憾的浮沉中儿女情长，在极度情境中观察人性，在际遇折腾里表现人情，而且永不放弃侠的愿望，爱的坚持，梦的理想。

一个少年的梦，就做了这么数十年，到而今，仍试图，罢长戈，疾走笔，补天裂。

几十年前写下来的小说，如今，仍恒常在网络上、论坛里、报刊杂志上，看读者、网友、侠迷留言，“不等到温大写完故事系列，我死不瞑目”。

侠迷、读友，意兴方豪，吐字用辞难免侠气逼人，但几十年来，三差五头，总是有追看新稿、祈求续完，旧作修订、系列重出的千呼万唤，确也让一个武侠梦做了几十年的笔者感动惭愧，荡气回肠。

小说能写到现在，因为有人看。

书能出到如今，因为有人买。

作品能一再修订，因为有心人收藏。

一个梦能做到现在，因为大家有同一梦想。

侠是打抱不平、除暴安良，义不容辞、豪情胜慨。

武只是终止干戈的一种策略和手段。

侠是激情的共振，给我一点星火，我便可以燎原。

梦是愿望的达成，给他一个目标，他就背负着剑好像背负宏愿，千山独行也无枉此生。

特别喜欢在新世界出版社推出的“四大名捕”系列的：《杀楚》、《破阵》、《傲骨》、《纵横》、《风流》、《骷髅画》等故事，其中有新续作、有修订版。

新世界出版社本身就重点推出了不少中国武侠小说新锐作家的佳作，其中有好些都是我特别喜欢和推崇、堪称顶住武侠新天的年轻写手；如果武侠是一个恢宏惊艳的梦，或者说，新世界出版社就是后武侠时代的“梦工厂”。

我也特别感谢杨培华小姐引线、感激新世界出版社张海鸥、钟振奋、刘丽刚女士的悉心策划、安排，以及香港自成一派文化推广合作社叶浩、何包旦、史笃诚、万人迷的协助和校正。

给侠一臂之力，它便可以延续传统文化通俗文学的光华，点亮现代的暮晚。

予我一笔之力，我的梦便和你的梦一齐陟彼青山，飞渡长河：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落日楼头上，侠舞碧霄中。

## <<方邪真之破阵>>

### 内容概要

《四大名捕方邪真之破阵(修订版)》是著名作家温瑞安先生的经典著作。小说主要讲述了无情、铁手、追命、冷血这“四大名捕”的故事。“四大名捕”都是武林中的数一数二的好手，各人有各人过人之能。人人俱有两手绝技。

## <<方邪真之破阵>>

### 作者简介

温瑞安，诗人，也是个奇人。

出道于新马，成名于台湾，寄居于香江，作品却火遍了中国大陆。

他是文人，却开过武馆。

他是诗人，却经商有道。

他是华侨，但在台湾一度因太爱中国而被判处死缓。

他办过诗社、期刊、出版社甚至自成一派的文艺集团，被拍成影视的作品逾三十部，同时在时下流行的Cosplay、漫画、连环画、动画、电玩、网游中都有以他笔下人物作为卖点和素材的元素。

他的忠心读者，横跨了中国大陆、港、台及新、马、泰、韩等地和外国华侨老、中、青、少四代近四十年，作品达八百多部，发表文字逾一千六百万余字，已出书逾一千余种，遍布不同国家和地区。

他自己绝少上网，不会敲字、伊妹儿，但有关浏览讨论他的作品的网站，曾一度达七十八万个。

他演讲的时候，他的铁杆粉丝以巨大的横幅“神州子弟今安在，天下无人不识温”欢迎他。

他去讲学的时候，他的知音和侠友，在报刊上写下了“今生不识温瑞安，纵横侠坛也枉然”来表达真情。

在新派武侠世界里，能与金庸经典之作《天龙八部》、《书剑恩仇录》、《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古龙扛鼎之作的《多情剑客无情剑》、《绝代双骄》、《楚留香传奇》、《陆小凤传奇》齐名、鼎足而三，而且脍炙人口的，当然是温瑞安的“四大名捕”、“神州奇侠”、“布衣神相”、“说英雄谁是英雄”等故事系列。

<<方邪真之破阵>>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天有眼第一回 沉没的羔羊第二回 武曲煞星第三回 一人有一只眼睛第四回 皱眉头第五回 大不慈悲第六回 看她一眼便发烧第七回 岂有此利？  
第八回 山海观海山第九回 喜有此历第二章 十一万九千八百缗钱第一回 头痛第二回 医头第三回 牙痛第四回 拔牙第五回 眼痛医脚第六回 头痛砍头第三章 大小二便第一回 白茫茫处投无尽意第二回 要钱要命第三回 不要钱不要命第四回 马不知脸长第五回 牛不知角长第四章 白鼻黄发的九品芝麻官第一回 念念与礼礼第二回 矢种猴第三回 贪狼第五章 杀手旋涡第一回 芦苇、寂寞和她第二回 看他楼起，看他楼塌了第六章 邪是一种回家的感觉第一回 手痛砍脚第二回 脚痛斩手第三回 一只老鼠掉落在米缸里第四回 两只老鼠跑进米缸里第五回 一粒米摆放在耙子洞穴里第六回 廉贞煞星第七章 蝴蝶梦杀手第一回 非常剧烈的蝴蝶梦第二回 我爱一朵第三回 云第四回 谁是他生命中的那一个女人第五回 你杀吧第八章 招降大计第一回 要沉得住气第二回 要沉着应战第三回 要降得了火第四回 投降大典第九章 破第一回 我停舟等待你第二回 阵第三回 天长地久，全部粗口第四回 飞速第十章 镖第一回 以月色洗脸，与影子搏斗第二回 种不知，鬼不觉第三回 放轻松第四回 土地神号花仙第五回 黑针与血花第六回 花沾唇当王动遇上刘静（新版后记）

## &lt;&lt;方邪真之破阵&gt;&gt;

##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天有眼第一回 沉没的羔羊他在阴影里，等了很久。

很久，很久。

他在等他。

他要杀他。

他是杀手。

他叫沈凄旋。

他的脸很长。

他杀人很慢。

好杀手通常都是杀人于一瞬，也就是说，出手很快。

极快。

但他却慢。

他杀人以慢出名，却有同样功效：他要杀的一定得死。

人死得慢比死得快更痛苦，也更恐怖。

所以他的名头很快的就把许多同行杀手压了下去。

他现在等的是一个名人：方邪真。

方邪真目前在洛阳城里可是炙手可热的大人物。

就算在武林中，方邪真也是一个新近崛起的天之骄子。

所以他要杀他。

他跟他有仇。

他在等。

等他来杀他。

沈凄旋要杀方邪真。

因为方邪真杀死石断眉。

石断眉是他在“秦时明月汉时关”杀人组织中同门。

他们只有七名同僚，不多，不少，不增，不减，因为他们的两位领袖都一致认为：人太少，无法办大事，做大案；人太多，也一样守不了机密，太杂芜。

所以他们只用七人，也只容七人，淘汰剧烈，过滤森严。

不在七人之内的，一概剔除，那就是“杀了”的意思。

这么多年来，这组虽只有七人，但几乎（除了一次更替人选之外）从无折损。

实际上，他们也死一个、少一个，彼此之间，联系紧逼，虽然勾心斗角，但对外一致，对敌齐心。

所以石断眉死了，他要替他报仇。

话说回来，只有他和另一名杀手心里知晓：石断眉不是方邪真杀的。

石断眉死的时候，正与追命神捕对敌。

事实上，石老么死在谁的手里，他们心里有数。

所以他更非得要杀死方邪真不可。

——因为老大和老总都已下令：为石老么报仇！

杀手怎可被杀！

这是个好大的侮辱！

对杀手集团而言，足以“身败名裂”。

所以一定要找一个“代罪羔羊”。

在沈凄旋眼里，方邪真就是一只肥腩嫩肉的“羔羊”。

可是这只“羔羊”的战斗力的很高。

名望也很大。

所以他等。

一直等。

## <<方邪真之破阵>>

等到有人出价。

而且是高价。

——等到这个人已德高望重、树大招风的时候，其价值必定大为升高，那时动手，一举两得。

他果然没有失算。

方邪真也没让他失望。

——他的身价很快就“水涨船高”。

他仍在等。

等人请他动手。

——不是“请”，其实是“雇用”。

高价雇他去杀方邪真。

他一向很有耐心。

他一面搜集方邪真的情报，一为妒嫉方邪真的种种成就和近日在洛阳种种盛事而咬牙切齿、恨忿攻心，但他仍在忍，仍在等。

终于等到有人聘用他。

——终于有人沉不住气了，高价辗转托人“请”他杀他。

好了。

终于等到了。

他忍到今天。

等到今天。

终于可以动手了。

——就像果实一样，终于等到成熟了，他才撷取。

虽然，在过程中，他因为嫉恨对方，而诅咒千百回，作出许多疯狂的事，甚至因为要发泄心中的妒嫉和恨意（白衣剑客方邪真窜起太快了，在江湖上赢得多少人的掌声和赞叹，多少少女的梦想和羡慕！），他不惜奸污过十二三名女子，残杀了二十三个无辜的人。

但他还是一直忍、一直等，等到他高价时才出手杀他。

在这一点上，沈淩旋甚至认为自己是一个生意人：生意人要沉得住气。

生意人就是商人。

商人都得要待价而沽，且晓得讨价还价。

好商人都有独到的眼光，懂得选“货”。

方邪真就是他的“货”。

——奇货可居。

方邪真也没有使他希望落空，甚至还出色得让他忿恨。

忿怒使他几乎按捺不住：纵没人叫他下手他也要动手了。

——如果他不是在奇怪另一个同僚为何迄今未下杀手，他可能已一早便下毒手了。

没有。

她竟一直没有动手。

似乎，她比他沉得住气。

她，当然是他的同僚。

如果她一旦动手，自己一定抢不过她。

对这一点，他一向有自知之明。

——那个女子，对任何人来说都看似一个美梦，然而他却深刻的知道，她是一场沾也勿要沾上，一旦沾上一辈子也休想醒来的噩梦。

他初不甚明白：她为何也不下辣手。

那原因却使他更加怒愤。

更妒。

更气。

幸好，出价杀人的“买主”终于出现了。

<<方邪真之破阵>>

他果然料中。

——他就知道那世家的人一定会憋不住气。

由于价格很高，这时候的他，只怕她比他先一步下手。

所以他要立刻下杀手。

幸好，他已一直等着今天。

他一早已准备好了。

一切资料已齐全。

他只等“羔羊”先行动。

行动的结果，往往是胜利。

事实上，最近“羔羊”的出击，无往而不利。

一个人得到胜利，难免就会欣喜。

欢喜的时候，往往就有疏忽。

——一旦疏忽，他就可以下手了。

他渡江而来，万里晴空，远处只有一卷云气，尚未结集成形。

——大概在这朵云密厚之时，他便已经得手了吧？

他很喜欢享受提着鲜血淋漓的仇人头跑到江畔草地上吹吹风、看看云的感觉。

然后把他的头一抛，呼、抛入江中，看到一颗曾叱风云的头颅，如何从载浮载沉，沉沉浮浮，而终于沉没、漂远、不见！

他想到这里，就很高兴，仿佛已听到他腰畔峨嵋分水刺，刺入敌人要穴时令他奋亢的声响。

他渡了江。

嫩江。

上了岸。

——这一带在洛阳近郊，叫“云起坪”。

他一直沿着江畔，走过芦苇密集的所在，往一处叫“樵虎堆”的地方进发。

沿岸芦苇头尽白。

芦苇白头，可是为了忍耐？

可是为了等待？

可是为了天地无情、世间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她在芦苇丛中，已等待了很久。

十分之久。

她在等他。

好在等。

她在。

她。

——她是谁呢？

她穿白衣，衣比芦苇白，肤比衣更白。

她很美。

美得像一个晴天里的梦。

白日梦。

虽然也美得有点苍白。

是日，十月廿三。

秋色渐浓。

芦花白。

水清清。

芦苇、寂寞和她。

她和她的等待。

第二回 武曲煞星“武曲煞星”回兆电率人冲杀入监军使韦拂柳驻驿的“山海观”，并且控制了局面



## &lt;&lt;方邪真之破阵&gt;&gt;

，只用了很少的人，很少的时间。

人少，但都是精英。

——那是“妙手堂”的好手，共七人，其中包括了“笑神猴”招展书。

时间少，从杀第一个门房起到攻入内堂胁持韦夫人，只用了不到半炷香时间。

而且是半柱线香的时间。

保卫韦拂柳的厢军壮勇，大约有二十七人，加上乡兵门丁约十九人，还有韦家能战亲属十二人，以及观里道士庶务杂工十人，合共六十八口，连韦拂柳自己在内则六十九人，全在短短半炷线香的时间内不是少数惨遭屠杀就是多数就范投降。

能这么迅雷不及掩耳，当然要靠里应外合。

“里应”只有一人。

那是韦拂柳一手提携的门生，现已擢升至官拜副参军使的练利矫。

他假使军令，调走了知府派来防护的衙差、乡兵，并在子时一刀砍杀了睡梦中的负责布防“山海观”布防统领言午，又突袭守门的两名戍卫，血溅当堂，他便大开门户，“外合”便一涌而入。

之后，仓惶乍醒中六十七个韦监军的部下亲属，以及寄宿在观中的道士香客，便都难逃厄运。

这是十月廿一的晚上。

这夜，离开沈凄旋步向“樵虎亭”等着杀戮，那美丽而苍白的白衣少女隐身在芦花丛里等待他来，还有两天。

韦拂柳本来尚可应战。

他的“拂旋批荡三节棍”，曾在童贯帐下所设的“擂台大比武”中得过“武榜眼”殊荣，在沙场上、澶州之役，皆立过军功，斩过敌首，绝对能够跟侵犯的敌人放手一战。

——纵胜不了回兆电，至少，也可以让“妙手堂”的人伤亡逾半，说不定，还可趁乱杀出“山海观”求救兵。

但他不能对抗。

因为他的夫人已给回兆电捉住。

刀，就架在他夫人的脖子上，刀锋已嵌在颈上，血水渗透了衣襟。

想到他跟爱妻的种种恩情，韦拂柳手都软了。

但他的手下爱将练利矫，又在这时候揪住一人，攥了进来，还把两个小孩掙进室内。

掙进来的是韦老太爷。

给丢进来的是他的两个孩子，早已吓个半死不活。

知道大势已去，韦拂柳只有长叹一声，连三节棍都喀叭落地。

“你们究竟要什么，我都给你，就请放了我老爹、荆内和子女。

”“好。

我答允你，不杀他们。

”回兆电说得斩钉截铁，“我们本来就只针对你。

”韦拂柳于是放弃了抵抗，便让回兆电点了他的穴道，问：“王相公上书皇上，保奏你的才能，故而破格擢升你，让你知军监京西路，你为啥要恩将仇报？”

”“我没有。

”听到是王黼派来的人，韦拂柳已十分绝望，但还是斩钉截铁的否认。

“我一直都感谢王相公提拔之恩，愿微躯以报。

”“现在就是你报答他的时候了。

”回兆电道，“他派你事州监军招募兵役，你却不把役员壮丁归统王相公麾下，反而藉故截减募兵，选送往京师作禁军者日少，送去也多只是老弱残兵，弄得王相公联金灭辽大计因兵不足竟不得行，妨碍国家大事，你可知罪！”

”“我没有罪。

”韦拂柳分辩，“我们为国家募兵，是保护家邦、守护边境，但王相公把这儿戍守疆土的壮丁全都征了过去，为他建筑家宅，装修花园，这儿的人妻离子散，号哭无措，一旦敌寇入侵，又如何抵御家园？”

## &lt;&lt;方邪真之破阵&gt;&gt;

以前蔡京当政，也是把强勇的禁军收为他自己的管辖，成为他私人的兵团，现在王相公亦如是，军兵成了木匠、工人。

而今金人势壮，锐不可当，辽人狰狞反扑，麀我仍频，若我把能战的壮丁全调到王家花园修葺工事，那谁来保国安邦？

“说的好，我听了也感动不已。

”回兆电赞道，“你不交人，那么，钱呢？

我相公也不一定要壮勇，只要输入免夫钱，便可以免役了。

”韦拂柳惨笑道：“交钱可以免夫，这才是大害。

王相公、蔡相爷全用这些民脂民膏去建他的豪华美宅，自奉享用，富者缴款以免兵役，但贫者卖田鬻地，不足温饱，括天下夫丁，搜万民钱财，这样一来，官逼民反，揭竿而战，只怕内忧外患，更是祸亡无日了。

连云寨、毁诺城、天机、郢州李太子、何子威、密州徐靖、封刀挂剑小雷门、治州张迪、魏博、老字号温家、发梦二党等，皆因而而反，我不敢强缴免夫钱，不予受财贪贿，便是怕扰民过甚，你看，用心良苦社、大名杨天王、济南孙刘整、河北高托山、太行高托天、临河武胡、泊州徐进、五泽盟蔡般若、南天王钟诗牛一一都要反了，这时候不安抚民心，暂予纾缓，一旦群贼齐起，到底还不是害了王相公的大事、大计。

”回兆电听得有点愁眉不展，只问了一句：“你这些话，都跟王相公说了没有？

”韦拂柳见回兆电肯辨是非，大为振奋，“我曾多次报奏，又辗转托人向王相公陈说情由，却不知为何总不见覆，只知他着人催我缴钱交人。

”回兆电鹰眉一扬：“托人？

你托过谁？

”韦拂柳道：“我请了许多同侪好友说项，陈述曲折。

”回兆电问：“其中可有知府钤辖英格烈？

”韦拂柳见回兆电甚谙内情，便说：“知府大人安德孙也告诉过我：详情已禀知王相公，他听了也颇为是，却不知因何今日……要这样大动干戈……”回兆电笑了一笑，道：“也许，你做便做，不该一一老实禀报，让人早有对策吧。

或者，你说归说，不应找了些专出卖你、扯人后腿的人来说情。

这样的话，只会愈弄愈糟。

”韦拂柳听着，觉得不对劲，便说：“我会自缚赴京，向王相公请罪。

或由你们押解上京，我决不抵抗……求你们把我老父、妻子、儿女放了，这事与他们决无关系。

”回兆电道：“你也不想一想，到这样的地步，我能放他们吗？

”韦拂柳这才知道惊恐、绝望，“我们都知道你是名震天下的‘武曲煞星’，在‘妙手堂’里举足轻重，掌权在前三名之内，你既然名动江湖，一定重威信守然诺，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如果王相公对我有啥不满，我自负荆重囚前往求降罪刑便是了，何必连累家小无辜？

”回兆电咕哝道：“是你连累家小，又不是我连累，更不是我家小——何况，你既知我是‘武曲煞星’，我还能让你活出此地吗？

能让你在王相公政敌之前告我一状吗？

你听过我‘武曲’之名，也当知我的手段，不如你把你的秘密都告诉我，说不定我还可以下手容情一些。

”韦拂柳开始明白了他的绝境了。

他已放弃求活。

他只求不全死。

明知不能活，只求不全族死绝，这种心情，你可能体会？

所幸这种恐怖的事，近世渐稀，但在古时，却决不鲜见。

古之帝皇、人主，一声令下，动辄屠三族，灭九族，连素昧平生的远房亲属老耆幼儿，全受牵累，死得不明不白，连门人弟子、友朋同僚，都受诛连，有的非但不知其罪，还不明其事，未见其人，其恐怖无辜可想而知。

## &lt;&lt;方邪真之破阵&gt;&gt;

第三回 一人有一只眼睛那时候，这种事，是常见的。

所以韦拂柳一旦警觉不妙，他已不求独活，只求人能放过他家人。

“你要我告诉你什么？”

“我们都知道你原来是王相公安插到这儿来的心腹，如果没有人教唆，决不会如此背叛王相公的。”

“我没有背叛他。”

“回兆电皱了皱眉头。”

他用手指抚平了皱眉时印堂折起的纹痕，道：“我有皱眉的习惯。”

“然后他问‘妙手堂’的新锐好手招展书道：‘相由心生，眉皱太多，隐忧必重。’

这习惯要改。”

“招展书道：‘不过一个人的积习难改。’

“回兆电道：‘那我得要下狠心去狠狠的改一改才行。’

“他反问招展书，‘只是，什么才算够狠呢？’

“招展书不仅是‘妙手堂’里的新秀，也是新贵。”

——这一代的“新进好手”很少是懂得观颜察色、见转驶舵的。

所以“笑神猴”笑说：“要狠？”

只怕得要闹出人命不可了。”

“是的，”回武曲道，“那我大凡皱一皱眉，大家就替我取一条性命可好？”

“笑神猴招展书却反诘道：‘只不过，用别人的性命来促使自己去除恶习，会不会造孽一些呢？’

“对，”回兆电憬悟地道，“那么，就先不取人命，我皱一次眉，你们就替我先刺瞎一只眼睛好了——反正，这儿人那么多，就算有的人瞎了一只，还是一人有一只眼睛，还是能看见该看的，少一只眼，说不定还可以不必看见不该看的，多好！”

“韦拂柳痛心疾首，怒道：‘姓回的，大家都是江湖同道，你用得着下此毒手，这般不留余地！’

？”

“回兆电皱了皱眉。”

他身后一人飞快出手。

血光暴现。

一名韦家亲信一目给刺瞎。

回兆电这才道：“谁跟你是江湖人？”

你是官我是寇，我留什么余地！”

“韦拂柳怒得全身腾颤，‘你纵不念同是江湖武林人，也念大家一齐在王相公手下做事，何必逼人于绝！’

？”

“回兆电又皱了皱眉。”

又一声惨叫，这次是道观里的主持，掺和刚才第一个少了一目的人的痛呼，听得倍令人心酸、颤悚。

回兆电自责地笑道：“我呀！”

还是太喜欢皱眉了。”

一时三刻，还真改不了！”

“韦拂柳恚怒已极，‘你答允过不杀我家人、无辜的！’

“回兆电哈哈笑道：‘我只不过挖了他们一只眼睛，又没杀死他们！’

“说着，居然一连皱了三次眉。”

又三个人立即遭殃。”

韦拂柳已决不敢再讨价还价，只绝望地道：“你要问什么，我答。”

“回兆电笑道：‘对了，这才是了。’

你是不是做了对不起王相公的事？”

“是。”

“你是不是勾结他人，阴谋背叛加害王相公？”

“我……”皱眉。

## &lt;&lt;方邪真之破阵&gt;&gt;

又一人血流披脸。

这次是韦拂柳的小儿子。

“是，我意图背叛。

”“不，”回兆电耐心的纠正道，“你已经伙众进行了，行动都已展开了，那就不只是意图了。

”“好，我进行叛乱。

”“那太好了。

有这答案。

”回兆电拊掌笑道，“那我就可以依法行事，替天行道了。

”“那太好了。

”招展书道，“既然局面已稳定下来，我便可以回报总堂主了。

”“好，”回兆电道，“那你就向回总报告：一切果如他所料，也一如王相公所忧虑的，这姓韦的一家，勾结乱党，又藉蔡太师的名义，暗通‘兰亭池家’等伙，有意要在洛阳、京西一带起事骚乱。

”“没有这回事——！

”韦拂柳抗声喊了起来。

他这时已自度决无幸理，但总希望这些强盗能放他家人一条生路，对一切冤屈，都唯唯诺诺，只不过那一段话太离谱，罪名也太可怖，韦拂柳忍不住要喊冤。

血光暴现。

韦拂柳要抗辩的话，陡然噎住了。

“啫啫啫，”回兆电向他的手下制止道，“不要刺女人的脸。

瞎了一只眼，待会儿就没兴头了。

”这句话要比下决杀令还令人不寒而栗，动向已彰然甚明。

人，都是求生、怕死的。

但到了这地步，他已不求活，只求自己不累死全家以及其他无辜的人。

“嗯？

”回兆电侧着耳，凑近韦拂柳，道：“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楚。

”“你要我认什么罪名便什么罪名！

”韦拂柳惨痛地说，“你又何必问我！

”“你怎么这么说话！

我们可是在诬陷人，硬栽罪！

”回兆电义正辞严地怒斥道：“对你，我们可有刑！

？

一切，都是你自己敌不过王相公的仁德威仪，诤不过我们‘妙手堂’的公正严明，这才从实招供，直认不讳的，对不对！

？

”韦拂柳没话说了。

他只求令这恶兽满足。

——只要这个执行兽行的家伙满意些，说不定，下手就容情一些。

回兆电这时才扔下纸笔，并不解开韦拂柳的穴道，只嘱练利矫写下韦拂柳一切自供坦招的罪状，然后才签下他自己的花押。

过程中，回兆电提醒道：“你本来是效忠于王相公的，王大人公忠为国，你却暗里搞阴谋叛乱，不用说，是受他人唆教。

近日你与‘小碧湖游家’的游玉遮、‘兰亭池家’的池日暮过从甚密，想必是他们给了你不少好处，要你叛变作乱，是不是？

”韦拂柳明白了。

回兆电的用意是要借他“钓”出其他的无辜者。

他们才是“大鱼”。

<<方邪真之破阵>>

自己只是“饵”。

“没有的事……”却见回兆电又欲皱眉，“妙手堂”这位“外三堂堂主”的利害，他早已风闻多时，而今终于见识了，他只好慌忙更正：“你说是就是。”

“可惜回兆电还是皱眉。”

仍然皱了眉。

一声惨号，又一只眼睛。

“你怎么可以……”韦拂柳气愤已极，“我不是都认了吗？”

“我不是要屈打成招，你也没那个分量。”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我们可没打你。

就算有人请动四大名捕来给你验伤，也保管找不出你有受过刑的痕迹。

“回兆电道，”谨奉王相公囑示，总堂主之令，要你们这干乱党逆徒，坦诚招供，自行认罪，这样才能显示出我们的慈怀仁厚，恩威浩壮！

“所以，不是我说是什么你才认什么，而是我们没明说的，你自己都要去认罪，直认到我们满意为止，招供得我们认为你已罪大恶极为止。”

“他狞笑着缩回了脖子，”还有一件事：我把这番话说完了，就不会再趋近你身边，免得你突然穴道解了，倏然突袭我，那时，岂不是让你遂了愿？

虽然你决非我敌手，但我还是连这样一击的机会都不予你。

我不靠近你身边不就可以了吗？

而且……”说道，他出指如风，又加封了韦拂柳身上几处要穴，然后才说：“这样，你就决无脱逃或冲破穴道的可能了，可不是吗？”

“说着，又皱了皱眉。”

又一个人一只眼睛给毁了。

哭声还甚稚嫩。

那是韦拂柳的长子。

韦拂柳恚怒、心痛、惨嘶道：“你的话我都从了，你怎么——”“真不好意思，这次是误会。”

“回兆电笑嘻嘻的道，”这次是真的不觉意地皱了皱眉，害了一只眼睛，真是，哎呀——”



## &lt;&lt;方邪真之破阵&gt;&gt;

## 后记

这部《破阵》在上部《杀楚》完成了足足超过十年后才“面世”，真不好意思。

有评论家认为《杀楚》应是我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所以劝的、催的、警告我快些写完的，这些年来，从没间断过。

有一次，在上海，有两位朋友本要大展拳脚，搞第一家“武侠书店”，就拟用此书来“打头炮”，并请我“剪彩”（虽然明知我一定开溜），眼看就要签订合同，但一拖又过了三年。

最终，这部书是因为方敏愉一声令下，说：“麦先生本要请你在书展（一年一度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盛事）签名，请你至少要交一部新书出来！”

我想，我从不出席任何签名会，但怎么也得要交本书出来以报成辉、敏愉，没办法，这欠了场“知遇”之情，所以，花了五天，先把稿子赶出来。

《破阵》上集，总算“及时”赶上书展尾期。

既有了卷上，不能没下卷，于是卷土重来，终于快马加鞭，布了阵又破了阵。

一直没写完的稿子，结果，就给麦先生、方小姐“逼”出来了。

中国大陆、台湾及新马，得悉“阵”络攻“破”，马上“落订”要稿，大家居然都不怪我延宕出了十年大罪，还是那句话：真不好意思。

我还是有良知的。

知道歉疚的。

——有过必认的。

虽然，有时，不一定改。

回想起来，我又那么开开心心，大颠大飞地过了十年，“大隐”了十年，也“玩”足了十年。

子平、斗数、皇极经世箴言均说我：“游戏玩耍，利在其中”，又说我“勤奋好玩”，奇怪！

勤奋、好玩，怎会连在一起说呢？

但细想也就豁然：我是很努力地在“玩”，也“玩”得很“自律”、“奋发”；游戏人间，游乐人生——何乐而不为之哉！

我这十年来从不主动联络人，绝不主动接洽出版或任何有关攒钱的事（甚至也从不上网发邮件，连信也没回。

一切毁誉，都不在乎，也不看，除非兄弟友好提供信息。

虽然，这情形随时都会因我个人兴味的转变而变易，这句算是留个后路吧），只跟喜欢的人在一起，见想见的人，跟一些圈内弟妹共游天下、笑傲江湖，或者给江湖笑傲，神飞万里，活得好不惬意，人生真是欢快的事啊……决不是崖岸自高，恃才傲物。

我一向胆大而不致妄为，恃才也不敢傲物。

因为谈不上有大作为，也没有什么值得傲的，“胆大”不过是一种知识与判断，“恃才”也只是一种自信。

我闲闲地放下十年，只是要试验一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功利主义现实社会里，一个完全自由自在、保持风格良知的中文作家，在完全没有背景、人事、关系、请托、吹捧、宣传下，是否可以活着？

是不是可以活得好？

这一点，我很高兴已有了答案。

然后，我又可以重新出发到另一个目标和彼岸。

当然，这样的日子过得满满的，也会霍然之间用另一种方式扪一个脸来一个变重新过活。

我在十至二十岁时，在大马过得很“刚击道”；二十至三十岁，在台湾过得非常“神州社”，从三十至四十岁，在香江十分“自成一派”，往后？

我自有一番“新面目”。

人生，就是要过得多彩多姿之余，还要不枉此生，做些对人对己都有交代、可以交代的事。

一直都极喜欢古龙的《欢乐英雄》，因为写得在苦中作乐、悲中见喜、挫折中充满飞扬、险恶中洋溢豪情。

<<方邪真之破阵>>

书中的人很像我和我那些朋友，连遭遇也似。

特别喜欢王动。

他不动时很懒，很沉静，很耽于逸乐，但一旦动时，有需要他“动”的时候，他比谁都快、都动、都激越飞扬！

可能因为我也懒，所以也特别喜欢他，曾经为这个书中人物想象出他的一场爱恋(书中他的爱情写得并不令人十分深刻，像他这样一个人物，有点可惜)，结果，我自己的生命中却遇上十分“流动”的舞者刘静。

——当“王动”遇上刘静……管他的，爱情最快乐的时候就是输掉了自己，没有保留。

反正，我输得起，所以也赢得爽快。

……幸福不就可以了！

<<方邪真之破阵>>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近年武侠小说我就看瑞安的了。  
一些，那武侠小说以后就看他的了。  
撑大局了。  
师。

——金庸 温瑞安只要对武侠小说写得再集中一

——古龙 现在的武侠小说就只剩下温瑞安在独

——倪匡 他是深深启迪过我的启蒙老师

——小椴 新武侠当红作家 他是我高山仰止的前辈大

——沧月 新武侠当红作家



<<方邪真之破阵>>

编辑推荐

《四大名捕方邪真之破阵(修订版)》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方邪真之破阵>>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